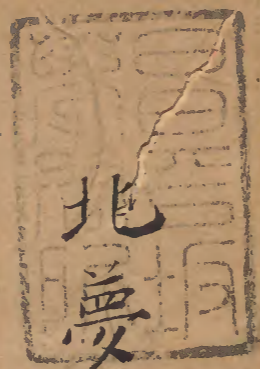


裨海十六



北夢瑣言 五之八

漢書門類	三一五七號	一四一函	一三架	一〇〇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一五七號	一〇〇冊	一三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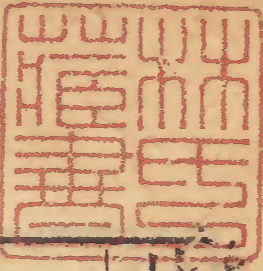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16)	
函號	370	44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南濬校



唐太和中闔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軍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

李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寃乃密奏膀子曰但有

羅莫捨有關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宦者所見

然而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頭日具四方效之

內官各

自出樣匠人曰軍容頭至是果驗也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負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諶之爲四君子也

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中書省相慎敵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嘆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勉若一邊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卽世日天水嘆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唐軋寧中荆南成令公泐曾爲僧盜據渚官尋卽真命末年騁辨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爲士

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
為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今
雖加接延而常快快饌後更席而坐詭辨鋒起相
國曰今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夥
草賊耳今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
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豐豐成今雖甚敬憚猶以
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
重相國曰廣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今曾
為僧也終席慚耻之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

慧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

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
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爾後盧果策
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
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
李由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
觀碑詞華典瞻于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

邑子延遇因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
幼婦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
焚蕩而螭首歸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
後以瞽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
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
之術或贍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
詩見志乃軍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
不足掉鯨尾又云飲水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

中原不是無鱗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
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與東流任班鬢向
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
聞其名而未嘗見之

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
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遽者曾到嶺外見陽
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
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
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
宰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

也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
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
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
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
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
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
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
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

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
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其宜
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大尉破昭義
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大尉
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吳
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
維繫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
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

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遠
岍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
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
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
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卽風
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
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
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

沈詢字仁
偉官至丞

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
外郎班者繁不雜亦號玉笋班也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前軍容田令孜擅廻
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關人掌誥
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
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
令孜之門皆申中外之敬泊車駕到蜀朝士畢集
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張
公耻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
尉訝之俄而賓主卽席坐定中尉自諸相曰某與

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卽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群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唐高祖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

言不會謂謁者曰其無德安敢輒受今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射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常公說仕梁爲中書舍人倅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

梁主以河北關西悉爲勦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
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
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
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旣不辱命識者異
之竟有岩廊之拜也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
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
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
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

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
敗因令求訪周氏旣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
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
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
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
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爲西川所破
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
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異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
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嘆賞而行戮爲

設祭而葬之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社洪令公乞師於梁王
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
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
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
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可知也飾非
拒諫斷自其意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
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
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內也

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
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金歸長沙成汭
之名和州之號蓋前定也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常太尉昭度克招討使率
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
擁手下兵投掌武署為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
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
謙多智事常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
况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

北齊書卷之五
九
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
都顯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
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
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誼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洩
掌武親吏駱別駕名志者齧而噉之由是懼懼其
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
斯亦用智自免也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
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
父土豪偶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
是章羅二士離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
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堪作郎官不
堪爲縣令卽可知也以章魯封爲表奏孔目官章
拒而見答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章羅以之
爲耻錢公用之爲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
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
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
卒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製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卽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榮陽鄉進士以聘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夫不勝悲痛而歸鄭偶大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它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耳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禎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玘少尹與五教

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外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又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

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
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焉自
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
雲南寇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
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
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
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
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

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窺之畫地勢圖版築焉慮

畚鍤將施亭候有警乃命門僧景仙

此僧多爲掌
武決策人謂

是龐勛漏網
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

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轟然
旌旆竟不行而驃信驚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
也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
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群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
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

已生於世矣懼為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
 誠思徵召為幕寮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
 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
 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
 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為延譽又非違時變盤桓取
 禍之流也

補闕深於易象著書
 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岳師符載徵召為
 文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
 挺特風調凜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

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
 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藝而
 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
 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
 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
 故契闊兵難備歷饑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
 學士與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
 知己曰誓擁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

歸爲魯國東家丘也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楊子雲二息亡遺骸葬于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卽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卽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碁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暇徵召百盃酒得以奉試

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筭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叡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懷會之望常南康鎮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常公於二十

四化設醮請撰齊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
 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
 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
 曹叅軍依舊棲常公特與撰真讚其詞云矯矯化
 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鷄乘風行義則固輔仁
 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泊京兆變故彭城知罽
 務起雄據之意符為其縻凡有代表奏愈更恭順劉
 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
 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

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
 軍奏請為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
 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於山門
 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
 循常者號曰克人

自覽符公全集其文簡舉清便入其堂與者唯建平子軍正夫

乎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沉非符之流湛賁卒於彭山宰墓石即宋文也

唐光啓中成

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身為邠
 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
 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伏之僖宗歸闕

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卧龍館王蜀先主圖
 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侯其可否馮有
 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
 羈寓成都為侯公軫卹甚德之其辭書即馮涓極
 筆也侯有謝書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脩牋
 表坐了檄書其先人為趙犍者梓州鹽亭縣人也
 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
 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五

北夢瑣言卷第六

唐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商濬校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
 齒鎮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
 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
 於是大怒因其婚娶娉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
 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賊奏而殺之懲無禮也
 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
 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

寄寓朝士曰李二十悞我也馬植曾為衛公所忌
出為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為中憲得
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
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
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
得也已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峰密禪師得
達摩頓問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
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

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
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
有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雙峰禪師聚徒千人談玄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
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為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
始與師善為致一宰而已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
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
也惜哉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

字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
物議諷諸幕寮請亟諫止之相曰此人非常流也
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常
夫人生子曰隱曰岩隱爲廣帥岩嗣之奄有嶺表
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經二紀而終
次子嗣卽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揚也盧丞相昶罷浙
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淮揚謁魏公公以暇日
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

至泊逆旅其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
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于都侯之廨署公乃趣
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送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
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
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
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
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
賊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賊
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

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
曰鐵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
正首以河朔請朝覲奉吏員布亦繼父之款布會
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劔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
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
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
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
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
神憮然曰某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耻而償

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
足代付之日神乃辭去言事不驗梁相國李公琪
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之債死且如
是而况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
之柄而不忠豈其未得聞於斯論耶而崔相國出
入將相殆三十年宜哉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
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驟馬不入行由是以品
子叙官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

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
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愚嘗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
亦獨秀之所致也

憲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
常懷危慄郭美入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
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
公主降書保衛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効而殞
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

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
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卽邊地之道
人上悅之寇入京郭如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

城時人乃嗟之

同昌公主奢華事
見蘇鶚杜陽雜編

唐自廣明後闖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
有廻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
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
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
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爲庸僧僞作

北夢瑣言 卷六 五
也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之

隴西李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光化中與諸朝士
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
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貂在
寺卽不扃鎖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
侍在寺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
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
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爲脩
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遂再三

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峰朝相四入崔相思知每
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孟子此外雖家屢空
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璉乃嫡孫也
嘗謂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脩道
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
往得之卽李貂之謂也

陸相辰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
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
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

然減半也○朱秀才遂寧府人處餘舉進士有楊
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輩咸
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輩亦使酒新鑄
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
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卽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皋子王勣字无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
酒德 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
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
爲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
圖等同奉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
大辟始其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
之墻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
主上舊恩希貶降乂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
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
拜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
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

北漢書 卷六
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為已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南詔於是蠻軍為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云

囚任華
陽捕賊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辨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道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敷之日列西城時事數條每言臣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穆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為相自古有也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况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

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洎縷未申而教樂僮吹
箏策甚爲識者所責也

唐李群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
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
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
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祐之流李少逢善夷謫官
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記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
輕率之士疑爲同人所謗或曰曾爲荆之幕下假
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

君痛救之州將以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
兆常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
世隴西李瓌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州鄉樂縣
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
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
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卽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卽
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碁唐
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

北夢瑣言 卷六
俞允蜀相常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關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綉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舟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棋兩存之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今孤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第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為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已安有自負賤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

不躋大位也先是今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
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
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今狐時以此少之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
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
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
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爲吳興盧江二郡倅著
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
相李公蔚盧公携景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

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
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
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常莊撰誄文相陸希
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客
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
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
此乃下官教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
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
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

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顏給事薨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
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論
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
其後卽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展二
君於薨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携手過市見利
卽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
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
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

哉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磳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
輩妬忌懼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
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
一部明無爲上下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
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
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
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顏謝其所宗
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

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
鑒其濫吹也

白大保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
內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
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
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人疑
其隙終也鄭文公畋與盧相携親表也閎閱相齊
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
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鬪擊亦不然也竟以

此出官

古者闡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
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
皆付大闡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
軍十三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
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爲
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
恭俾其欄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內褐之
最良也嘗與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

親狎其子仕蜀至閣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
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
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
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
嚴公曰不敢退而大治嚴公物故蜀朝冊贈命給
事中竇維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
多之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今孤公綯綯
顧雖離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

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手韻談諧莫辨
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
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
之前也

今孤召學士話於梁震
先輩愚於梁公處聞之

羅既類不得意未

免怨望竟為資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冠事平朝
賢議欲召之蕭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
雖未有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
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糝
糠也由是不果召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

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荅之未
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
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玠藏跡於荆楚間楊卽泝
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
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
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於
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
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

短而遣之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
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
蔣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
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尹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
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耻也制貶平魯
賈島以其僻澁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唐昭宗劫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爲強諸侯有之
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大

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牟不採桑乎關伶俚而
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
不久而歿復有琵琶石濼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
相國今孤公見賞俾與諸子渙漚連水邊作名亂
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
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濼以胡琴擅場在坐非
別音者誼譁語笑殊不傾聽濼乃撲槽而詬曰某
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
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
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伶云乎哉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
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
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缸香比蘭一
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
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
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
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
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

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窻明月夜一盃
 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嶽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
 才思未嫁於所居窻下與進士王玄晏相對因奔
 琅邪復淫冶不禁王捨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
 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非
 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第六

北夢瑣言卷第七

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商濬校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
 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
 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
 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
 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
 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
 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

北夢瑣言 卷一
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
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
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

唐相國鄭棨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
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
其儒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
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
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
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之術相

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
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
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蛄崙崙蟻子競來拖
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婁羅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
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
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
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麕寒入來
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
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

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一日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
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
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
秀發程相大哈日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
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
以子妻之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
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者以爲不祥是

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前進士沈堯有洞庭樂賦帝八座岫謂朝賢日此賦
乃一片官商也後辟爲閩從事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
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
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室九層矣醢
鷄往來周東西矣螻蛄紛紜強秦云矣蜂巢聯聯
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
矣累累璽粟祖龍藏矣其十載改更興懷悲愁辛

苦循其上矣

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云灩澦小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去焉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泐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若爲人所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棹長楫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礪裂破其船而倒李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姬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

先是水安監竈戶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衫皂義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姬蘇後亦說於判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寮吏叅賀又問云此行無妳姬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并賦至是識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鄴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

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
縣僧玄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捨已俸三百
千以脩觀音堂乃剩三十千入已一旦物故經七
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
一官曹見劉行軍卽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
錢以舊曾相識放歸湏還此錢玄悟乃戒門人鬻
衣鉢而償之尋復卒西川孔目官勾備於其輩最
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
冥官謂曰我卽勾孔目也家在城都西市曾負人

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
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
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
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嚙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
令泐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
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
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
爲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

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
唐晉相李洸礪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于時
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
書又有荅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卽其
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礪相
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洸贈禮
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礪相麻因而貶黜
洸以大彰先世因賦仰藥撰鸚鵡柘賦李洸酬詞
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爲奏塵
寰事入極鼇柱傾四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尚
澹無氣烏輪不再中黃砂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
雲啓金匱方與清華宮董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
安得惜沾施生人血欲盡攬捨無飽意甚有文義
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
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鞞鞋賦遞相謗
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倖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玩

自集其所作為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膏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日草麻通事舍人日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日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棋昭宗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書書記莊以詩賀

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為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消詩以消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潁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潁川日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為假手潁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云隔岍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日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潁川日曾

北齊書
卷七
為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傲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宰其奏牋歲久轉廳以掌記辟常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暉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為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一本舊族恩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偽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

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石欽若者體効其筆為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卽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矣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

盧卿宏也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疾有寶劍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武庫神兵先皇特賜既不合將歸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絢繼有常平之拜似踈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請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扁閉此廳終身不

處也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紙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黃錄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竒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

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司業
于晦曾上崔相國公胤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
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商略
所有儒生中變通者鮮矣裴齊公臨終進玉帶表
文與今孤公事頗同未
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
今孤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唐高相國崇文本蘄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

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

多呼人為髻兒恐是
奴字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

夫亦有一詩乃口劄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

塞號將軍那個髻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

詩著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大尉駢卽其曾孫

也鎮蜀日以蠻蛋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

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

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嚮碧空宮商信任

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

報到移鎮渚宮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
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九澗數百里而君山死在

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
海爲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
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
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
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
請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是三冬
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有包賀者多
爲麓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嫩子石榴樹挂小
餅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舡爲水鞞鞋又云棹搖舡

掠髮風動竹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
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口自是礪砂發非干
駁石傷牒多身上職益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春
詩也世傳逸詩云窓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
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
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又思不得顧云
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况
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
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論其旨牛公

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
吟者可不以斯為戒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踈理寡實風雅之
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
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
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曾有詩云翰苑何
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
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愚

嘗覽李賀歌篇慕其逸才可險雖然嘗疑其無理

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草集中

奇草集牛僧孺給事中

見杜

紫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騷人可
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蕩蕩時
常相國說有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常公曰
我道印將金鑲鑲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
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
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

而破於詩句苦哉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卽滑臺杜愔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泂流至渚官三賢嘗訪之一日薛亞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官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

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竟諾之二紀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剗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

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岬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琅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恠俱見山甫之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

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卽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栢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

北夢瑣言卷第八
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豈
非父兄之過哉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
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
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北夢瑣言卷第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諸葛元聲校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
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
人多養鷄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謹狀
吉甫相典忠州沂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臺在
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唐孫會宗僕射卽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
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

衣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卽席說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堦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酌酒側身恭跪一酌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酌非也有裴迪者誓相之堂第無文學於荆南投筆事趙司徒爲虞摠小將對客側身一酌趙公未諭朝賢問風規極恠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唐張揚尚書朝望旣高號爲流品與常相保衡有分常列於同列以其名揚揚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揚揚卽小兒裸衣乃綳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聞常相流貶竟不大拜常嘗問立名之由揚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爲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訪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敷大過亦無取焉其復名湏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揚公生五子彞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唐張禔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
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
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
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
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楊
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
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
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
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

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
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
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爲楊鉅
侍郎愛壻

唐相國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
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鄆縣別墅
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
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
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

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
自非篤於文學省顧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
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上流也而闕於恭慎
豆盧瑑之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
於僧宇獨坐瞠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
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
令錄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
卿監乎荅云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

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盧公也
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
門揆路通入泳乃自陳乖踈公亦遜謝恕其不相
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
訝然凡事更宜在意候生仍慙灼無以自容先是
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
飲一盃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唐陝州廉使盧沈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涇水逆旅
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

見沈乃自稱進士盧沈帝請詩卷袖之乘驟而去
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沈令主事擢第沈不自安恐
僭冒之辱宰臣問沈與主上有何階緣沈乃具陳
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沈後自廉察
入朝知舉遇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
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
耻之故拔沈爲主文竟不果賈島遇宣宗微行問
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父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
後言於宰臣與平甫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

貴人也

唐著作郎顧况字通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
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卽非熊前身也
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
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
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
量却令生於况家五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却求
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
問卽垂泣而言之王保定據言云人傳况父子皆

有所遇不知何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唐張偉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迴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沙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卽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似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仿怨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

追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唐張祜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辨裝入京登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栢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塚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麩耳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悞神恠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
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
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
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
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
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
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
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杜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
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

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
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
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睹腐敗
轄司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
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
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
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
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屏氣至

蘇文卿堂欲取畫於一門請夫人薰不與
之乎人壘然之因婚計取各刺主曰

有白人壘曰刺盡士真首昔必育少母之淋論亦

問一且愛女暴亡其內豈無以殊懲幕容

諱向申而壘之爾送衣其素姓人壘驚異不煩尋

市共之間又育一村野無何能依其牢盡翻窺想

士于野亦射封許止非常人壘以其效瑞姓之依

書李當尚善難與示素姓線育盡士刺村野皆熟刺

首韞於李送與蘇數士同人旅中不映視止父

